

李兰妮 谢丽虹 著

澳门的故事



澳门的故事

李三妮 谢丽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澳门的故事/李兰妮,谢丽虹著. -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0.1

ISBN 7-80040-439-0

I. 澳… II. ①李… ②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 62183683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25

字数: 405千字 印数: 1-10000

定价: 25.00元(膜)

许梦飞的画外音：“1921年，我从一个无忧无虑的男孩，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要承担责任的男人。这一年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澳门成为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基地……国事和家事交织在一起，为我举行了一个极其特殊的成人礼……”

许家大屋外的石板街

许家大屋的门紧闭着，中西合璧的门楼在晨光中显示着20年代望族豪宅的气派。

街上有几个穿着木屐的行人，那木屐敲打在石板路上发出十分悦耳的声音；偶尔有一两个梳着大辫子的担水妹光着脚挑着水从街上走过，腰身和大辫子摆动出十分迷人的韵律；卖早点的人挑着担子在沿街叫卖，叫得一街飘香。

“豆腐花……糯米鸡……”

一阵纷沓的脚步声打破了清晨这条石板街的悠闲自在，只见二十二岁的方亦豪和王副官领着几个喽罗急匆匆从石板街拐角处走了过来，一行人在许家大屋街对过站住了。

方亦豪：“王副官，就是这里吗？”

王副官指着许家大屋的大门：“看见了没有？就是那个大门，我从省城一直跟踪到澳门来的那个人就进了那个大门。盯住了，那个人是孙大炮派来的。根据我们桂军的情报，他是来澳门为孙大炮筹款的。不出两天，就会有一笔大数要从这里被带到省城。亦豪老弟，盯住他，你就是盯住了财神爷。”

方亦豪和喽罗们都一起朝许家大屋望去。

方亦豪一怔：“你不会搞错吧？那不是澳门工商界鼎鼎有名的许先生的家吗？想不到他会跟孙中山……”

王副官：“哼，跟孙大炮，他算跟错人了！别说统一中国，就是在广州他现在都站不住脚。”

方亦豪：“我不管他们跟谁，我只跟钱。王副官，放心吧，有我们龙虎堂的弟兄在，你和我们大佬就等着点钱好了。”

王副官：“注意，千万不要被他们察觉了。”

方亦豪冲王副官诡异地笑笑，转身对喽罗们：“弟兄们，把赌档支起来……”喽罗们立即围成一圈，席地而坐，中间铺上一块布，摆上骰盅，吆五喝六地玩起了翻摊。

方亦豪：“像这样的赌档澳门街边随处可见，不会有人注意的……”说话间，许家大屋的门开了，把他们的视线统统吸引了过去。

许家大屋门前

仆人阿标把一辆人力车推出来，边擦拭边等候着，不时看看院里。许梦飞和陈桂中背着书包从院里走出来，十五岁的露娃在院里大呼小叫。露娃：“哥，等等我嘛……”

陈桂中：“梦飞，露娃要你等她呢！”

许梦飞：“等她干吗？她反正是坐阿标的车上学……”

露娃冲了出来：“坐车怎么了？人家还小嘛……”

许梦飞和陈桂中直撇嘴，许梦飞：“阿中，听见了没有，她还小呢！”

这时，施神父跟着陈管家匆匆从街上走了进来。施神父很年轻，还只有二十岁。

陈桂中愕然：“爸，您这么早就出去了？”

许梦飞：“陈叔。”

看见陈管家身后的施神父，许梦飞他们都愣了。

许梦飞：“校长？您这么早来我们家……”

施神父站住刚要回答。

陈管家：“施神父，老爷和夫人等着你呢，快跟我来。”

陈管家领着施神父走了进去。

露娃：“出什么事了？校长怎么一大早来了……”

陈桂中：“听我妈说，昨天半夜省城来人了……”

许梦飞：“一定是大总统派来的人，准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阿标一直拉着人力车在门外等着露娃。阿标：“快上车吧，小姐。别迟到了。”

露娃上人力车。陈姨追出：“小姐，小姐，你的手绢忘拿了，这么热的天，你拿什么擦汗呐……”

陈桂中不满地：“妈，这些事她自己不能做吗？”陈姨一愣，不解地看着儿子。

许梦飞：“陈姨，大总统真的派人来了吗？”

陈姨点了点头：“半夜来的。晚上老爷、夫人和阿中他爸还要连夜赶到省城去……”

露娃拍起了巴掌：“太好了！哥，晚上家里就没人管我们了！太好了！你说我们怎么玩好？”许梦飞沉思。

许露娃：“来点疯狂的想法。哥，把同学们都请来，痛痛快快快玩一个晚上……”

许梦飞：“父亲母亲他们准是去见大总统！我想让他们带我去。”许梦飞要往院里走，被陈姨拽住了。

陈姨：“快上学去吧，我的小祖宗。你这一去，老爷夫人一定埋怨我多嘴了。”

陈桂中：“梦飞，他们不会答应你的。快走吧，真要迟到了。”

许梦飞无奈地随陈桂中走去。

许露娃还在啰嗦：“哥，别忘了晚上请你们同学来家里聚会

……陈姨，你让他们多准备点好吃的，对了，花园里挂上灯笼，收拾漂亮一点儿……”

陈姨：“知道了，快走吧，尽想着疯，你怎么上课呀……阿标，快点跑，别迟到了……阿标，也别太快了，小心摔着小姐……”阿标拉着露娃跑去。

街对过佯装赌博的方亦豪和喽罗们还在盯着许家的大门。

嘉思栏花园旁

方亦君背着书包正要往培华中学走去，迎面碰上了往圣罗萨中学走的葡人少年费德南等人。费德南他们围着方亦君绕圈，不让她往前走，边绕边和她搭讪。费德南：“你叫什么名字？”

方亦君：“你们问这干什么？”

费德南耸耸肩：“不干什么，我们就是想和你认识一下……”

方亦君：“我们又不是一个学校的……”

费德南：“可我们天天都在这里碰面，就是彼此不知道叫什么，我叫费德南，你呢？”

方亦君：“让我过去，我要迟到了。”

费德南：“我们圣罗萨中学的男生都认为培华中学的女生里面你是最漂亮的，我和他们打赌说你会不会拒绝我的……”

方亦君感到受了侮辱，气得满脸通红，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来。费德南：“今天下午放学你在这里等我们好嘛，我们一起钓鱼去……”

方亦君：“不！不！你们滚开！别老缠着我……”

两辆人力车经过。坐在前面一辆车上的土生葡人姑娘^①欧迪丝看见这一幕忙跳下车来。后面的一辆车也停了下来，车上坐着的是欧迪丝的奶奶郑夫人，她是一位颇有风度的华人老太太。

欧迪丝：“奶奶，等我一会儿。”

费德南对方亦君献殷勤：“好吧，别生气，我来替你背书包，我们送你到培华中学门口……”费德南夺过方亦君的书包。

欧迪丝：“费德南，你在干什么？”

费德南看见欧迪丝有些慌乱：“欧迪丝？没什么，我们不过是她开个玩笑，他们非和我打赌……”

方亦君眼里噙着泪：“把书包还给我……”

这时，许梦飞和陈桂中经过这里，露娃跟在他们身后。

许梦飞：“那些鬼仔在干什么？”

陈桂中：“是亦君！”许梦飞和陈桂中见状立即冲了过去。

方亦君惊喜地：“梦飞，阿中！我的书包……”

许梦飞器宇轩昂地站到费德南面前：“你是圣罗萨中学的吧？我是培华中学的许梦飞。请你把书包还给她！”

欧迪丝眼睛一亮，欣赏地看着许梦飞。费德南却站着不动。

许梦飞：“你没听见我的话吗？”

费德南突然恼怒地把书包抛给了他的同学。

陈桂中逼近那个同学，那个同学却突然把书包用力抛进了公园。书包落在了公园的草坪上，书本文具洒了一地。

方亦君哭叫：“我的书包！”

许梦飞逼到费德南面前：“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陈桂中看了方亦君一眼，敏捷地翻过铁栅栏，跳到公园的草坪上拾起方亦君的书本文具来。

两个正在巡逻的印度巡警吹着哨奔了过来，把陈桂中按倒在草坪上，扭住了他的胳膊。许梦飞隔着铁栅栏大喊：“你们为什么抓他？明明是圣罗萨的人把书包扔进去的，要抓应该抓他们！是他们欺负人，是他们不讲理，不信你们问问看，这里的人都亲眼看着的……难道就因为他们是葡国人？这不公平……”费德南和他的同学们撒腿往圣罗萨中学跑去，陈桂中奋力挣扎着，一声不吭。

印度巡警根本听不懂许梦飞说什么，反而叽里呱啦用葡语教训着陈桂中，印度巡警：“跟我们到警局去，让你的家人来交罚

款，公园草坪不得入内你知道不知道？跟我们走！”

许梦飞、方亦君和露娃焦急万分，围观的华人也十分愤慨。

欧迪丝冲到许梦飞身边，隔着铁栅栏焦急地用葡语和印度巡警大声争执起来。

陈桂中在挣扎中胳膊碰着了一个巡警的眼睛，巡警挥起鞭子向他抽去，陈桂中躲闪不及，脸上渗出了鲜血。

“住手！”随着一声葡语的断喝，衣着华贵的郑夫人站到了栅栏前。欧迪丝惊讶地：“奶奶？”

郑夫人威严地用葡语对印度巡警：“我一直在这里看着，那个书包确实是那几个葡国少年扔进公园的。你们不让他捡回书包，他怎么上学去？他不是有意要进入公园草坪的。先生们，不要扩大事态了，你们难道想再制造出一起流血冲突来吗？看看周围那一双双眼睛……快走吧，把他交给我好了。”

印度巡警乖乖地走了。

陈桂中抱着方亦君的书包从铁栅栏里翻了出来。方亦君和许露娃急忙上前察看陈桂中的伤势，方亦君拿出自己的手绢给陈桂中擦脸上的血。陈桂中把书包递给方亦君，深深地看了方亦君一眼，眼神有些异样，他赶紧接过手绢捂住脸。方亦君：“谢谢你，阿中。”

许梦飞转身看着站在旁边的欧迪丝和郑夫人：“谢谢你们的帮助，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们呢。”

欧迪丝调皮地笑了起来：“可我已经记住你叫许梦飞了。我叫欧迪丝，先声明，我可不是鬼妹，我奶奶说我是澳门人。这就是我奶奶。奶奶，刚才你真了不起！”

郑夫人：“我姓郑。”

许梦飞：“郑夫人，您的葡语说得真好。”

露娃挤过来：“欧迪丝姐姐，我叫许露娃，是许梦飞的妹妹。那是方亦君姐姐，这个是阿中哥。今天晚上我们家要举办一个晚

会，你能来吗？”

欧迪丝：“真的？我一定来。你们家在哪里？”

露娃：“许家大屋，你一打听就知道了。”

郑夫人：“你们是许先生的孩子？嗯，好，很好。都快上学去吧，已经迟到了吧？”

欧迪丝和许梦飞他们赶紧分别向各自的学校跑去……

许家大屋门外

方亦豪和喽罗们还在路边赌博，不时看看许家大屋的动静。

许家大门打开了，陈管家和施神父走了出来。

方亦豪使了个眼色，喽罗甲、乙分头跟踪陈管家和施神父朝不同的方向走去，方亦豪仍紧盯着许家大门。

培华中学礼拜堂

施神父边弹奏风琴，边指挥毕业班的同学在排练毕业典礼上的合唱。施神父：“这可是我们毕业班在毕业典礼上的合唱，大家一定要认真唱好每一个音节，各个声部都要注意我的指挥。好，休息十分钟，我们继续练习。”

施神父往外走去，同学们开始散开。许梦飞追到施神父身边：“校长，我父母今天晚上是要去省城见大总统吗？”

施神父把食指竖起放在嘴边：“嘘……千万不要乱说。”

许梦飞：“校长，我想毕业以后去学飞行，参加中山飞机队，你能不能让我父母去跟大总统说说……”

施神父：“这次为孙先生筹款情况紧急，你就先别让你父母分心了。”施神父急匆匆地往外走去。

露娃跑了过来：“哥，你向同学们发出邀请了吗？”

许梦飞：“什么？”

露娃：“今天晚上的晚会呀！”

许梦飞一拍脑袋，走回礼拜堂，站到了指挥的位置上。

许梦飞：“同学们，请安静，我有一件事要向大家宣布。”

他和方亦君的视线碰到了一起，又迅即分开了。许梦飞：“今天晚上在我家里举行毕业聚会，请同学们到我家来玩。”

同学甲：“有好吃的吗？”

同学乙：“可以跳舞吗？”

同学丙：“能不能喝酒？”

许梦飞：“放心吧，今天晚上我们家没家长……”

同学们欢呼起来，许梦飞得意非常。方亦君深情地望着他，陈桂中对这一切却显得很冷漠。

宝通银号门前

喽罗甲等候在一旁，看银号肖老板送陈管家出来，急忙躲进暗处。陈管家：“……这两处房产能给多少钱，肖老板再考虑一下。我们老爷要不是为帮一个朋友救急，是决不肯卖祖业的。”

肖老板：“我知道，那两处房产都在南湾，是澳门的旺地，谁会轻易出手？许先生这位朋友怕也不是一般的朋友呀。能为朋友如此重义气，不惜倾家荡产，在澳门怕也找不到第二人了。只是……如果不急，还能慢慢物色买主，争取卖个好价位……”

陈管家：“不行，最迟下午五点，我们老爷必须拿到钱。”

肖老板：“那好，中午我请你们老爷在莲花楼吃饭，我们当面讲数，签字画押。”

陈管家拱手：“肖老板，一会儿见。”

喽罗甲从暗处闪了出来，继续跟踪陈管家走去。

大三巴前。傍晚

许梦飞、陈桂中和方亦君、露娃背着书包一路说笑着，蹦跳着走上大三巴前高高的台阶。阿标拉着一辆空的人力车不即不离地跟在台阶旁的街道上。许梦飞：“大总统的飞机队最早的两架飞机，就是从我们澳门运回国的。”

方亦君一脸崇拜的神情：“你怎么知道的？”

许梦飞：“开着这两架飞机去炸省城观音山的飞行员有一个

就是我表哥呀。你不信问阿中。”

方亦君回头看看陈桂中：“阿中，是真的吗？”

陈桂中沉稳地：“老爷不让到处说这个……”

许梦飞：“亦君同学和我们志同道合，跟她说说怕什么？”

方亦君脸一热，飞快地瞥了许梦飞一眼。

陈桂中悄悄去夺方亦君的书包：“给我，我帮你背。”

方亦君咯咯笑着跳开去：“我又不是你们家小姐……”

露娃：“阿标，你先回去吧，我和他们一块走回去。”

阿标：“不。陈姨会说我的。”

许梦飞：“没事，她自己能走，你就说她和我在一起。”

阿标：“不行。”

露娃笑了：“真拿你没办法。算了算了，你就跟着吧。哥，你说爸妈他们是不是已经走了？我一想到晚上他们都不在就高兴，我就愿意没人管……”

许梦飞：“你这一天肯定没好好听课……”

陈桂中鄙夷地瞪了露娃一眼：“还上学干什么，早早嫁个不管你的老公，天天在家开晚会不就得了。”

露娃笑着扑过来捶打陈桂中：“好你个阿中，你在培华考第一，就不许别人上学了……”陈桂中撒腿就跑，露娃追去，方亦君和许梦飞对视一眼，也跟着跑去，留下了一串笑声……

许家大屋门外。傍晚

拐角路灯下佯装赌博的方亦豪和喽罗们仍紧紧盯着许家的大门。王副官也来了。王副官：“天快黑了，他们该行动了。”话音未落，许家的大门打开了。

许先生、许太太和另一个人分别上了三辆人力车，陈管家和两个仆人跟随在后面。

王副官：“看见了吗？第三个人就是孙大炮的人。那笔大数一定就在他身上。跟上，等他上了船，到海上再动手。听清楚

了，不能留活口。”他们小心地尾随许家一行人走去。

从大三巴前街拐下来的许梦飞一行正要往许家大屋的方向走去，迎面碰上了急急赶路的方亦豪和他手下的喽罗们。

方亦君：“哥，哥，你上哪儿去呀？”

方亦豪把妹妹拉到一边：“怎么又这么晚回家？今天可没法送你了，我要去做一笔大买卖……”

方亦豪拔腿要走，被方亦君拉住：“哥，过几天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吗？”

方亦豪：“你都中学毕业了？比哥哥书读得多。将来咱俩一文一武，澳门还哪里有对手！想好了，要什么礼物你尽管提。我得赶紧走了。”方亦豪匆匆往码头方向赶去。

方亦君：“毕业典礼你来不来呀？”方亦豪已经走远了。

许梦飞：“我记得你哥哥好像入了龙虎堂？”

方亦君：“他念书老不及格，就喜欢舞枪弄棒。不过从小他就特别疼我。”

陈桂中：“快回家吧，今晚够我妈他们忙活的，我该回去帮忙了。你们看，东望洋山的灯塔都亮了，一会儿教堂的晚钟也该响了……”

暮色渐浓，东望洋山的灯塔闪烁起来。

露娃：“爸妈他们该上船了吧？”就在这时，附近教堂的晚钟响了起来，此起彼伏，响彻山上山下，街头巷尾……

许家大屋花园。夜

园子里挂满了各种花样的小灯笼，点缀得很有些节日气氛。

同学们有的三三两两地在喝茶聊天，有的围着手摇留声机听着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还有的在打扑克牌。仆人们在园中穿梭不停，为同学们端上茶水和杏仁饼、猪油糕之类的小点心。

欧迪丝走了进来。仆人和同学们都惊讶地看着她。露娃正和哥哥的同学们在“一二三，一二三”地埋头学着华尔兹舞步，没

有发现欧迪丝。欧迪丝站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她走近一位同学身边问候道：“晚上好。”

那同学说了声“你好”就走开了。

欧迪丝又走近一个同学：“你好，看见许梦飞了吗？”

这个同学摇了摇头，也走开了。

码头。夜

王副官和方亦豪及喽罗们躲在一堆货物的后面，紧张地观察着码头的情况。王副官：“等他们一开船，我们就上我们的船。”

方亦豪：“几个人上了船？”

喽罗甲：“看不清楚。好像已经开船了。”

王副官：“我们走！”

他们站起来刚要走，方亦豪一把将王副官拽住：“等等，有人过来了。”他们赶紧又蹲下藏了起来。只见三个仆人拉着三辆空的人力车从他们身边走过……

方亦豪愣了：“怎么，许先生和许太太也上船了？王副官，这怎么办？”

王副官：“事到如今，不能手软，这笔款无论如何不能落到孙大炮手里。你们大佬这么器重你，把这次行动交给你来做，你可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差池啊！”

方亦豪愣了片刻，一挥手：“走，上船！”他们向码头走去。

许家厨房。夜

陈姨就着灶火的光查看着儿子脸上的伤口：“……还疼吗？鬼仔就是欺负人也没你说理的地方呀。你看看澳门街那些摩罗警、非洲兵怎么可能不信那些鬼仔的话要信你说的？阿中，妈真不知怎么说你好，让你和少爷小姐一起去上学读书，这是老爷开明太太好心，我们做仆人的要知恩图报，你怎么能在外面惹事呢？”陈桂中沉着脸，不说话。

陈姨：“妈说了你半天，你怎么就没句话呀！”陈桂中仍然不

说话。陈姨叹了一口气，“快到花园里去吧，你那些同学们都玩得可开心了。你也该帮着少爷小姐张罗张罗。”

陈桂中：“不，我在这里帮你干活。”

陈姨：“这么多仆人，用不着你帮忙。”

陈桂中苦笑：“那我谁？我既不是仆人也不是主人……”

陈姨：“这有什么好叫真的呢？你还是快到花园去吧。”

陈桂中：“和他们在一起我不开心，最不开心的就是看着妈伺候那位露娃小姐。”

陈姨：“你们不是都一起长大的嘛……”

陈桂中：“小时候还行，现在……妈，毕业了别再让我和他们在一起了，我想自己出去找份工作。”

陈姨叹了一口气：“也不知让你和少爷一起去读书是好事还是坏事？读出这么多古怪的想法来，爸妈一辈子伺候老爷太太，从来没觉得不开心……”陈桂中看着灶里的火苗发呆。

许家书房

这是一间中西合璧的书房，书架上有中式线装书，也有西式的辞典，台灯是西洋货，书桌上却又摆着文房四宝，一个地球仪放在一边。许梦飞陪着方亦君来到书房。

方亦君发出轻轻的赞叹声：“真好。”

许梦飞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幅书写着“志在冲天”四个大字的条幅：“看，这就是我要带你来看的。这是孙中山先生亲笔所书，是送给我表哥的。表哥总在天上飞，特意让我父亲代为保管。怎么样，我没骗人吧？”方亦君十分景仰。

方亦君东摸摸，西看看，来到地球仪跟前，她转动着地球仪。方亦君：“澳门在哪里？”

许梦飞帮她找着澳门的位置：“在这里。”

方亦君：“这么小？小得几乎找不到。”

许梦飞：“中国大呀！看，占了多大的一片陆地，可是却总

被人欺负。我父亲说有一本叫《盛世危言》的书，是一个叫郑观应的澳门人写的，就是说的这个。我记得就在书架上。”

许梦飞翻书，手一触，一支崭新左轮小手枪从书架上掉下来，他慌忙接住：“枪！我爸爸的枪原来藏在这里。”

方亦君过来看：“你爸怎么没带走这支枪？”

许梦飞：“他几乎不用枪，他说枪是孙先生送的，要作为传家宝收藏起来。”许梦飞小心将枪放回原处。

许梦飞：“我们到花园去吧，今天晚上我是主人呢，不能只照顾一位客人呀。”方亦君羞涩地点点头，两人并肩往外走去。

许家花园

许梦飞和方亦君来到花园。许梦飞俨然一副主人的派头，在同学那里到处插两句嘴。

许梦飞：“……茶还不错吧？我让他们把我父亲最爱喝的碧螺春拿出来了。”许梦飞又来到打扑克的同学那里凑凑热闹，“别光顾着打牌，我让仆人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小点心，大家随使用……”

更多的时候，许梦飞都是在那里颐指气使地指挥着仆人们。

许梦飞：“阿标，再切些菠萝、芒果什么的端上来……”

陈桂中躲在一旁没有人注意的地方，闷闷地看着这一切。

很快，许梦飞在跳舞的同学那里，看见了没有舞伴，形单影只的欧迪丝，立刻拉住露娃：“去，把我的风筝拿来，送给她。”

露娃点了点头，跑了。片刻，把风筝交到了哥哥手里。

欧迪丝发现许梦飞，立即扑上前拉住他：“许梦飞，快来，你跑哪儿去了，他们都不习惯跟我玩，让我来教你跳葡萄牙的土风舞吧。”

许梦飞：“等等，同学们，这是我请来的客人，她叫欧迪丝，她是澳门人，不是鬼妹，大家可以和她随便一点儿……欧迪丝，这个风筝送给你。”

欧迪丝：“真的？”

许梦飞点了点头。欧迪丝马上快活地围着他跳起了葡萄牙土风舞，像一团火旋转起来。举着风筝的许梦飞竟然走不出这团火的包围圈，欧迪丝热情奔放的舞姿让许梦飞炫目，不由得一阵阵耳热心跳。同学们拍着巴掌在一旁起哄。方亦君看不下去，走开了。

方亦君注意到角落里的陈桂中，悄悄地来到他的身边。方亦君：“阿中，你怎么不去跳舞？”

陈桂中：“我学不会的。”

方亦君：“打牌你也不会吗？”

陈桂中：“让人伺候着玩，我不习惯。”

方亦君：“那你可以和同学聊聊天呀！”

陈桂中：“亦君，你哥哥认识的人多，毕业了，能不能让他帮我找一份工作？”

方亦君：“让我想想，你的文笔那么好，做什么工作才不屈才呢？阿中，我想让我哥资助我办一份华文报纸，你和我一起干吧？不过，我可发不起薪水……”

陈桂中兴奋地：“行，我和你一起干。等以后报纸办好了就有人买，买的人多了就会有钱赚的……”

陈姨走过：“阿中，你也该像少爷那样，出来张罗张罗，看还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

陈桂中：“妈，你歇会儿吧，都有手有脚的，缺什么让他们自己拿去。”

方亦君：“伯母，我们自己来。”

许梦飞喊起来：“陈姨，陈姨……”

陈姨：“哎，来了来了……”陈姨急忙跑到许梦飞面前。

许梦飞：“把我父亲的酒拿两瓶出来，我要和同学们干杯。”

陈姨：“那可不行，少爷，什么都能依你，就是这个不行，